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国 语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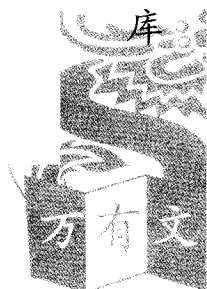
25.04



国 语

焦
杰
校
点

新
世
纪
万
有
文
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语/(春秋)左丘明撰;焦杰校点.-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.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771-8

I. 国… II. ①左… ②焦… III. 中国-古代史-春秋时代-史籍 IV. K225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900 号

总 顾 问	陈 原	王元化	李慎之	任继愈	刘 杲	于金兰
学术指导	顾廷龙	程千帆	周一良	傅璇琮	李学勤	徐苹芳
	傅熹年	黄永年			(传统文化书系)	
	金克木	唐振常	丁伟志	黄 裳	董 桥	劳祖德
	朱维铮	林载爵			(近世文化书系)	
	董乐山	殷叙彝	陈乐民	蓝英年	汪子嵩	赵一凡
	杜小真	林道群			(外国文化书系)	
学术策划	王 士	林 夕	柳 叶			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		
	王之江	柳青松	袁启江			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					
责任编辑	杨 力					
美术编辑	谭成荫					
封面设计	陶雪华					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					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					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					
版 次	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			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625					
字 数	128 千字 插页 1					
印 数	1—10,000 册					
定 价	6.90 元					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，有蔡子民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都能好或不能做坏。

在出版发行方面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以图书馆为主要对象。我们甘继佳制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贤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绠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出版说明

《国语》是一部著名的古代史书，清人编集《四库全书》时列为史部杂史类之首。它收有《周语》三卷，《鲁语》二卷，《齐语》一卷，《晋语》九卷，《郑语》一卷，《楚语》二卷，《吴语》一卷，《越语》二卷，一共二十一卷。所谓“语”，是言语、言论的意思。《楚语》里讲怎样辅导太子时有一种和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等并列的《语》。前人作注解，说：“语，治国之善言。”用今天的话来讲，便是够水平的政治的言论。把这些言论分国编集起来，就被称为《国语》。

《国语》的作者久已无从查考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它和《左传》的作者都是左丘明。而据《论语》，左丘明至少和孔子是同时人，则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都将成为春秋末年的作品。这显然是不对的。据专家们研究，《左传》应该是根据春秋时晋、楚等国史官的记述整理编纂而成。在战国前期写定的《国语》则更复杂。《周语》、《鲁语》、《晋语》、《郑语》、《楚语》写成的时代比较早，从它们和《左传》同记一事之处的文字内容判断，往往《左传》显得比它们晚，而且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参考利用过这几个《语》，《齐语》和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则不仅未曾被司马迁利用，其本身出现的时代也要晚得多。其中《齐语》抄袭《管子》的《小匡》篇，而《小匡》已肯定是战国时人的著作。《吴语》和《越语上》、《越语下》的作者更非一人，《吴语》所记还有些近乎史官记载，两篇《越语》更多采用有关越事的传说，总体来讲要晚于根据正式史官记载编写的《左传》。我们今天阅读利用时必须区别对待。

今天见到的《国语》都是三国时吴人韦昭的注本。它到北宋时又以

两个不同系统的本子流传下来。一个是相传为北宋仁宗明道二年(公元1033年)校刻的本子,清嘉庆时黄丕烈士礼居曾据影抄宋本仿刻。另一个是北宋学人宋庠(字公序)注本,人称《国语补音》本,有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嘉靖时金李的仿宋刻本广为流传。一般都认为士礼居刻本较好,这次整理用它作底本,用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庠本(简称宋本)作对校本,并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校勘成果,如黄丕烈的《札记》、汪远孙的《考异》等。本校点本只保留《国语》原文和韦昭的序。底本有脱误径行改正,并在校勘记中作说明;底本不误而对校本脱误则不出校;是非难定时则写入校勘记。又,底本“智”、“盖”、“著”、“暮”、“蒸”、“懋”、“颀”、“殁”、“艺”、“聪”、“早”、“他”等,宋庠本均作“知”、“蓋”、“箸”、“莫”、“烝”、“茂”、“况”、“没”、“莖”、“聰”、“蚤”、“它”全书多次出现,为避重复,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入校记,说明以下均同;又,底本“狄”、“导”、“否”、“叛”、“祚”、“鉉”、“籍”、“弑”等,宋庠本多作“翟”、“道”、“不”、“畔”、“昨”、“鯨”、“藉”、“杀”唯个别处与底本同,则在第一次出现时在校记中用“以下多作×”以事省略,并将与底本相同之处写出。

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焦杰讲师校点。

国语解叙

昔孔子发愤于旧史，垂法于素王。左丘明因圣言以摭意，托王义以流藻。其渊原深大，沉懿雅丽，可谓命世之才、博物善作者也。其明识高远，雅思未尽，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，下讫鲁悼、智伯之诛，邦国成败、嘉言善语、阴阳律吕、天时人事、逆顺之数，以为《国语》。其文不主于经，故号曰：外传。所以包罗天地，探测祸福，发起幽微，章表善恶者，昭然甚明。实与经艺并陈，非特诸子之伦也。遭秦之乱，幽而复光，贾生、史迁，颇综述焉。及刘光禄于汉成世，始更考校，是正疑谬，至于章帝，郑大司农为之训注，解疑释滞，昭晰可观。至于细碎，有所缺略，侍中贾君敷而衍之，其所发明，大义略举，为已懔矣。然于文间，时有遗忘。建安、黄武之间，故侍御史会稽虞君、尚书仆射丹阳唐君，皆英才硕儒、洽闻之士也。采摭所见，因贾为主而损益之，观其辞义，信多善者。然所理释，犹有异同，昭以末学，浅闇寡闻，阶数君之成训，思事义之是非，愚心颇有所觉，今诸家并行，是非相贸，虽聪明疏达识机之士，知所去就。然浅闻初学，犹或未能祛过，切不自料，复为之解。因贾君之精实，采虞唐之信善，亦以所觉增润补缀，参之以《五经》，检之以《内传》，以世本考其流，以《尔雅》齐其训，去非要，存事实，凡所发正三百七事，又诸家纷错，载述为烦，是以时有所见，庶几颇近事情，裁有补益，犹恐人之多言，未详其故，欲世览者必察之也。

【目录】

出版说明 / 1

国语解叙 / 1

卷一 周语上 / 1

卷二 周语中 / 10

卷三 周语下 / 18

卷四 鲁语上 / 29

卷五 鲁语下 / 37

卷六 齐语 / 45

卷七 晋语一 / 52

卷八 晋语二 / 60

卷九 晋语三 / 68

卷十 晋语四 / 74

卷十一 晋语五 / 87

卷十二 晋语六 / 92

卷十三 晋语七 / 98

卷十四 晋语八 / 102

卷十五 晋语九 / 111

卷十六 郑语 / 118

卷十七 楚语上 / 122

卷十八 楚语下 / 129

卷十九 吴语 / 137

卷二十 越语上 / 146

卷二十一 越语下 / 149

校勘记 / 154

卷一 周语上

一

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曰：“不可！先王耀德不观兵。夫兵戢而时动，动则威，观则玩，玩则无震。是故周文公之《颂》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橐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，允王保之。’先王之于民也，懋正其德而厚其性，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，明利害之乡，以文修之，使务利而避害，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

“昔我先王世后稷^①，以服事虞、夏。及夏之衰也，弃稷不务，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，而自窜于戎、狄之间^②，不敢怠业，时序其德，纂修其绪，修其训典，朝夕恪勤，守以敦笃^③，奉以忠信，奕世载德^④，不忝前人。至于武王，昭前之光明，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莫弗欣喜^⑤。商王帝辛，大恶于民。庶民不忍^⑥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于商牧。是先王非务武也，勤恤民隐，而除其害也。

“夫先王之制：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^⑦，侯、卫宾服，蛮、夷要服^⑧，戎、狄荒服。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宾服者享，要服者贡，荒服者王。日祭、月祀、时享、岁贡、终王。先王之训也，有不祭则修意，有不祀则修言，有不享则修文，有不贡则修名，有不王则修德，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。于是乎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让不贡，告不王。于是乎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布令陈辞而又不至，则增修于德^⑨，而无勤民于远，是以近无不听，远无不服。

“今自大毕、伯士之终也^⑩，犬戎氏以其职来王，天子曰：‘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观之兵。’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！吾闻夫犬戎树惇，帅旧德而守终纯固^⑪，其有以御我矣。”

王不听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

二

恭王游于泾上，密康公从，有三女奔之。其母曰：“必致之于王。夫兽三为群，人三为众，女三为粦。王田不取群，公行下众，王御不参一族。夫粦，美之物也。众以美物归女，而何德以堪之？王犹不堪，况尔小丑乎？小丑备物，终必亡。”

康公不献^⑫。一年，王灭密。

三

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邵公告曰^⑬：“民不堪命矣！”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。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

王喜，告邵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邵公曰：“是障之也^⑭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、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民之有口^⑮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；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^⑯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，行善而备败，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^⑰。夫民虑之于心，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雍其口，其与能几何？”

王不听^⑱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^⑲，三年，乃流王于彘。

四

厉王说荣夷公。芮良夫曰：“王室其将卑乎！夫荣夷公好专

利而不知大难^②。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载也，而或专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，皆将取焉，胡可专也？所怒甚多，而不备大难，以是教王，王能久乎？夫王人者，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，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，犹日怵惕，惧怨之来也。故《颂》曰：‘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。立我蒸民^③，莫匪尔极。’《大雅》曰：‘陈锡载周。’是不布利而惧难乎？故能载周，以至于今。今王学专利，其可乎？匹夫专利，犹谓之盗，王而行之，其归鲜矣。荣公若用，周必败。”

既，荣公为卿士，诸侯不享，王流于彘。

五

彘之乱，宣王在邵公之宫，国人围之。邵公曰：“昔吾骤谏王，王不从，是以及此难^④。今杀王子，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？夫事君者险而不怼，怨而不怒，况事王乎？”乃以其子代宣王，宣王长而立之^⑤。

六

宣王即位，不籍千亩^⑥。虢文公谏曰：“不可！夫民之大事在农，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，民之蕃庶于是乎生，事之供给于是乎在^⑦，和协辑睦于是乎兴，财用蕃殖于是乎始，敦庞纯固于是乎成，是故稷为大官^⑧。古者，太史顺时覩土，阳瘳愤盈，土气震发，农祥晨正，日月底于天庙，土乃脉发。

“先时九日，太史告稷曰：‘自今至于初吉，阳气俱蒸，土膏其动。弗震弗渝，脉其满膏，谷乃不殖。’稷以告王曰：‘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，曰距今九日，土其俱动，王其祗祓，监农不易。’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、百吏、庶民，司空除坛于籍，命农大夫咸戒农用。

“先时五日，瞽告有协风至，王即斋宫，百官御事，各即其斋

三日。王乃淳濯飧醴。及期，郁人荐鬯，牺人荐醴，王裸鬯飧醴，乃行，百吏、庶民毕从。及籍，后稷监之，膳夫、农正陈籍礼，太史赞王，王敬从之。王耕一垆，班三之，庶民终于千亩^②。其后稷省功，太史监之；司徒省民，太师监之；毕，宰夫陈飧，膳宰监之。膳夫赞王，王歆大牢，班尝之，庶人终食。

“是日也，瞽帅音官以风土^③。廩于籍东南，钟而藏之，而时布之于农。稷则遍诫百姓^④，纪农协功，曰：‘阴阳分布，震雷出滞。土不备垦，辟在司寇。’乃命其旅曰：‘徇！’农师一之，农正再之，后稷三之，司空四之，司徒五之，太保六之，太师七之，太史八之，宗伯九之，王则大徇。耨获亦如之。民用莫不震动，恪恭于农，修其疆畔，日服其耨，不解于时，财用不乏，民用和同。

“是时也，王事唯农是务，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，三时务农，而一时讲武，故征则有威，守则有财。若是，乃能媚于神，而和于民矣，则享祀时至，而布施优裕也。

“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，而弃其大功，匮神之祀^⑤，而困民之财，将何以求福用民？”

王不听^⑥。三十九年，战于千亩，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。

七

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，王立戏，樊仲山父谏曰：“不可立也！不顺必犯，犯王命必诛，故出令不可不顺也。令之不行，政之不立，行而不顺，民将弃上。夫下事上，少事长，所以为顺也。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，是教逆也。若鲁从之，而诸侯效之^⑦，王命将有所壅。若不从而诛之，是自诛王命也。是事也，诛亦失，不诛亦失，天子其图之！”王卒立之。

鲁侯归而卒，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。三十二年春^⑧，宣王伐鲁，立孝公，诸侯从是而不睦^⑨。

八

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，樊穆仲曰：“鲁侯孝。”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肃恭明神，而敬事耆老；赋事行刑，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；不干所问，不犯所咨。”王曰：“然则能训治其民矣。”乃命鲁孝公于夷宫。

九

宣王既丧南国之师，乃料民于太原。仲山父谏曰：“民不可料也！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，司民协孤终，司商协民姓^⑤，司徒协旅，司寇协奸，牧协职，工协革，场协入，廩协出，是则少多、死生、出入、往来者，皆可知也。于是乎又审之以事，王治农于籍，蒐于农隙，耨获亦于籍，猕于既烝，狩于毕时，是皆习民数者也，又何料焉？不谓其少而大料之，是示少而恶事也。临政示少，诸侯避之；治民恶事，无以赋令。且无故而料民，天之所恶也，害于政而妨于后嗣。”

王卒料之，及幽王乃废灭。

十

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。伯阳父曰：“周将亡矣！夫天地之气，不失其序；若过其序，民乱之也。阳伏而不能出，阴迫而不能烝，于是有地震。今三川实震，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。阳失而在阴。川源必塞；源塞，国必亡。夫水土演而民用也。水土无所演^⑥，民乏财用，不亡何待？昔伊、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。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，其川源又塞，塞必竭。夫国必依山川，山崩川竭，亡之征也。川竭，山必崩。若国亡，不过十年，数之纪也。夫天之所弃，不过其纪。”

是岁也，三川竭，岐山崩。十一年，幽王乃灭，周乃东迁。

十一

惠王三年，边伯、石速^③、劳国出王而立子頹^④。王处于郑三年。

王子頹饮三大夫酒^⑤，子国为客，乐及遍僂。郑厉公见虢叔，曰：“吾闻之，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而况敢乐祸乎！今吾闻子頹歌舞不息，乐祸也^⑥。夫出王而代其位，祸孰大焉！临祸忘忧，是谓乐祸，祸必及之。盍纳王乎？”

虢叔许诺。郑伯将王自圉门入，虢叔自北门入，杀子頹及三大夫。王乃入也^⑦。

十二

十五年，有神降于莘，王问于内史过曰：“是何故？固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有之。国之将兴，其君齐明、衷正、精洁、惠和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，其惠足以同其民人。神飨而民听，民神无怨，故明神降之，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。国之将亡，其君贪冒、辟邪、淫佚、荒怠、粗秽、暴虐；其政腥臊，馨香不登；其刑矫诬，百姓携贰。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^⑧，民神怨痛，无所依怀，故神亦往焉，观其苛慝而降之祸。是以或见神以兴，亦或以亡。昔夏之兴也，融降于崇山；其亡也，回禄信于聆隧。商之兴也，桡机次于丕山；其亡也，夷羊在牧。周之兴也，鸛鸛鸣于岐山；其衰也，杜伯射王于郕。是皆明神之志者也。”

王曰：“今是何神也？”对曰：“昔昭王娶于房，曰房后，实有爽德，协于丹朱，丹朱凭身以仪之^⑨，生穆王焉。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^⑩。夫神壹，不远徙迁^⑪，若由是观之，其丹朱之神乎^⑫？”王曰：“其谁受之？”对曰：“在虢土。”王曰：“然则何为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：道而得神，是谓逢福；淫而得神，是谓贪祸。今虢少荒，其亡乎？”王曰：“吾其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使太宰以祝、史帅狸

姓，奉牺牲、粢盛、玉帛往献焉，无有祈也。”

王曰：“虢其几何？”对曰：“昔尧临民以五，今其胄见，神之见也，不过其物。若由是观之，不过五年。”王使太宰忌父师傅氏及祝、史奉牺牲、玉鬯往献焉。内史过从至虢，虢公亦使祝、史请土焉。内史过归，以告王曰^①：“虢必亡矣，不禋于神而求福焉，神必祸之；不亲于民而求用焉，人必违之^②。精意以享，禋也；慈保庶民，亲也。今虢公动匮百姓以逞其违，离民怒神而求利焉，不亦难乎！”

十九年，晋取虢。

十三

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，吕甥、郤芮相晋侯，不敬，晋侯执玉卑，拜不稽首。

内史过归，以告王曰：“晋不亡，其君必无后。且吕、郤将不免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《夏书》有之曰：‘众非元后，何戴？后非众，无与守邦。’在《汤誓》曰：‘余一人有罪，无以万夫；万夫有罪，在余一人。’在《盘庚》曰：‘国之臧，则惟女众^③。国之不臧，则惟余一人，是有逸罚。’如是则长众使民，不可不慎也。民之所急在大事^④，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^⑤，是故祓除其心^⑥，以和惠民。考中度衷以莅之，昭明物则以训之，制义庶孚以行之。祓除其心，精也；考中度衷，忠也；昭明物则，礼也；制义庶孚，信也。然则长众使民之道，非精不和，非忠不立，非礼不顺，非信不行。今晋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赂，虐其处者，弃其信也；不敬王命，弃其礼也；施其所恶，弃其忠也；以恶实心，弃其精也。四者皆弃，则远不至，而近不和矣，将何以守国？”

“古者先王既有天下，又崇立于上帝^⑦、明神而敬事之，于是乎有朝日、夕月，以教民事君。诸侯，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，大夫、士，日恪位著以儆其官^⑧，庶人、工、商，各守其业以共其上。

犹恐其有坠失也^⑤，故为车服、旗章以旌之，为贄币^⑥、瑞节以镇之，为班爵、贵贱以列之，为令闻嘉誉以声之。犹有散、迁、懈慢而著在刑辟^⑦，流在裔土，于是乎有蛮夷之国，有斧钺、刀墨之民，而况可以淫纵其身乎？

“夫晋侯非嗣也，而得其位，亹亹休惕，保任戒惧，犹曰未也。若将广其心而远其邻，陵其民而卑其上，将何以固守？夫执玉卑，替其贄也；拜不稽首，诬其王也。替贄无镇，诬王无民。夫天事恒象，任重享大者必速及，故晋侯诬王，人亦将诬之；欲替其镇，人亦将替之。大臣享其禄，弗谏而阿之，亦必及焉。”

襄王三年而立晋侯，八年而陨于韩，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。怀公无冑^⑧，秦人杀子金、子公。

十四

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，上卿逆于境，晋侯郊劳，馆诸宗庙，馈九牢，设庭燎。及期，命于武宫，设桑主，布几筵，太宰莅之，晋侯端委以入。太宰以王命命冕服，内史赞之，三命而后即冕服。既毕，宾、飧、赠、饯如公命侯伯之礼，而加之以宴好。

内史兴归，以告王曰：“晋，不可不善也。其君必霸，逆王命敬，奉礼义成。敬王命，顺之道也；成礼义，德之则也。则德以导诸侯^⑨，诸侯必归之。且礼所以观忠、信、仁、义也，忠所以分也，仁所以行也，信所以守也，义所以节也。忠分则均，仁行则报，信守则固，义节则度。分均无怨，行报无匮，守固不偷，节度不携。若民不怨而财不匮，令不偷而动不携，其何事不济！中能应外，忠也；施三服义，仁也；守节不淫，信也；行礼不疚，义也。臣入晋境，四者不失，臣故曰：‘晋侯其能礼矣，王其善之！’树于有礼，艾人必丰。”

王从之，使于晋者，道相逮也。及惠后之难，王出在郑，晋侯